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六

丁憂二

與李德叟



三姪太君伏惟履此春和尊候萬福蒙哀邱存問不勝悲感某兄弟罪逆不克幸畢先孃孃大事日待盡於墓次耳此亦粗能饋粥不煩憂念外家多故只使人意塞伏想白首懷道能照世間煩惱根本自得輕安以享子孫之福祿白苧一疋頗精賦恐可以作道服白曠荔枝二百謾送下茶輕瀆恐悚大姨安樂想侍奉不懈持齋誦經漸能平喜怒也麥穗一疋謾寄

所謂千里鶩毛也



跋前書

附

某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舍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仁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樊口題



與呂晉甫

二首

比辱車騎臨顧恩意良厚適到家日苦賓客肴具菲薄不足以淹留君子於今愧悚比方掃除 岩下草

堂日親鋤灌林影水聲可以永日恨公不能來耳雙井四餅皆今年極嫩者又玉沙芽一斤以調護白芽然此品自佳氣味但未得過梅香色味皆全爾公留意茲想不可欺也



又

叩首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脩問即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仁之心訟庭寂然縣齋燕處有以自娛聞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相遠之嘆臨書增懷

與張和叔通判

叩首罪逆餘生苟活未死大事永畢哀痛無已不能
數書歲中亦三四寓遞示諭自得南康書後不復知
安否更煩公遠思又十三妹憂煎不可言相望數千
里此情何以堪也四月初時託轉運司寓遞計必得
達入夏來不審宅中尊幼皆佳否齋郎及兩晏郎婦
各常得安問左右兒女皆長茂揚家時得書否大娘
令人不忍思之奈何奈何承合肥闕不遠稍向南來
以為慰或聞野夫舅恐得合肥不審何以處之某頃
在淮南雖一大病然至江上即能飲食今雖差瘦如

昔時色力大都不覺衰悴也却是元明居喪來絕葷
酒初甚癯悴既畢大事心意稍寬將息得甚完復矣
給事叔奄過小祥傷痛傷痛宅中幸無它常相見但
十八新嬾時時服藥未得脫然安樂耳十三妹切勿
憂家中人生但且自保安樂而已無事時唯看經可
以寓意三姪修行應更勝進九姪念四姪逐日念經
聲不輟也未緣會面臨書隕涕千萬將愛書或不達
慎勿憂煎不次某叩首上



荅蕭子孝

與足下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用

於時又愧碌碌隨食南北不知濟父一丘一壑便足
了一生也比辱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銘方此銜
哀墓次待盡朝夕何得復有文思又承窀穸有期不
敢但已以孤泉下之願率爾就此不知可以傳後否
試持與君表議之可用即摹刻也哀情憤憤不倫次
洮研一枚墨四種漫往為臨池之用

與胡少汲 五首

某叩首春末得莊僕回所惠書即附慰疏問唐臣窀
穸遠近及念九兄弟虔喪何如學問可望否張氏女
得所否何以書至今未達耶計是奉新莊夫非有所

調發不往故直留前書在村舍爾足下手足之痛相
及在體於人情豈能堪然當以承祭祀為重以道印
為智慧之用知其兒女痛癢則不孤兄弟所以相期
者矣惠寄斲簞油拳皆山中所闕多感多感參前堂
蓋取所謂立則見其參於前矣此處有前後堂前堂
面竹竹外修溪修溪以南幕阜山重疊無際後堂比
莢李皆數十尺盛夏綠蔭甚可愛二甥誤傳堂意致
公佳作失經旨所謂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諸詩皆有勝處知別後不忘學欽嘆所須伯夷廟碑
及近文以盛暑揮汗作書不復可及此物秋涼後或

山谷集 卷六
四
卸傑刻
得手抄數篇也

又

某頓首辱書勤懇并惠示參前堂詩詞意深遠欽歎
欽歎霜後頗寒不審彼氣候何如即日想進學不怠
體力清勝遠寄山薑甚副所須蓋比居山堂中晨起
常氛霧蒙遠近日高乃相辨故須此耳舉道者碑甚
佳不知彼方猶能傳舉道者語錄否試為尋訪舊於
文字中似見有之耳公家與不肖薄有瓜葛又是年
契不但以令兄游從故為兄弟丈人行非所以見處
幸改之百冗奉狀草草

又

某叩首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款語耳前年
辱佳句并蘄箴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
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
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
間獨思念公於不肖勤懇懇非有佗求特以草木
臭味同尔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
不凝滯於魯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即輕
安家事所寄憂責未已唯寬懷自重

又

晁媿必孝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下泉矣念九當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深求禪悅。炤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之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深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嚮。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淨。其真此非虛語。

又

某頓首辱書。逼在邑中。以故未得。即歸。又當往府中。謝諸公。所以未得。如前約。錄近文奉寄。爾自州中。歸冬夜長。可手寫數篇往也。二年來。尤覺眼力不足。數日來。漫服椒。乃似有益。冀漸得力。冬夜可觀書耳。年無五十。百衰相現。故思如少。汲政好勤學。爾所報令。兄房兒女。詳悉甚慰。誨諭存心。處竊願公如此耳。古人學問。亦無別用。處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與潘子真二首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切伏天才高妙。

鍾山川之美有名世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鵠一舉
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菽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
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嘗知所向問其道理之曲折
然後行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
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
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
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
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
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
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
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
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
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又

大門養道丘園宴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
深矣試以不肖之說請之倘以為然足下加意垂听
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
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

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
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
折肱知為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惟照
察幸甚

與徐甥師川 二首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間居不廢問學甚惻懷想
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逮痛深剝割
又聞叔父給事之訃踴動塞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
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恤曷勝哀感所寄吉州
舊句并得見諸賢和篇皆清嚴有句法讀之屢歎糠
粃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以深
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模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
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於流
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
也多病意常憤憤書詞不次

又

辱書存問勤懃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它日學
問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智慮深遠老於世故者琢
磨乃為有益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候能日三
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十九年於外三過門

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
驕人矣潘君詩句中觀其人甚刻厲不輕浮然不知
於治心養性有少工夫否凡倦殼軒詩卷中人但能
訥言而敏於行皆足以追配古人矣今人不足驕也
不知甥與諸友嘗如此念之否多病草草因來有新
作寄惠為望

與運判大夫二首

某叩頭秋暑未艾不審尊候何如南方下濕夏秋來
不病風土否歲氣豐稔度諸郡亦少事未出按部否
小人致力墳墓尚能饘粥藹然苴經之中無堦參待
曷勝懷仰伏祈調護寢膳以須陞擢某叩頭

又

孤苦病羸苟存視息以奉大事私門多故叔父給事
又棄昭代創鉅痛深加以剝割荼毒之情寔不可堪
以是欲作記承動靜心意憤憤臨紙輒廢伏惟高明
忠厚能畧細故未緣瞻近曷勝馳情謹勒參候

與程弼五首

叩頭承邑中積弊之後事須裁割想游刃有餘即日
就緒某村居草木蒼翳伏承旌旆屈臨存問之意甚
厚慰此乾獨感服無以為喻秋晴頗復暄燠不審體

山谷入集
卷六
力何似惟四郊無事侍奉萬福蕭然凶苴無階修敬
不次

又

伏承手誨審雨寒侍奉萬福為憫風雨之旆當至興
化衝涉良苦回駟能少駐謹掃榻奉俟不次

又

日月川流忽復季秋改朔霜露無依待盡草土時節
注而不反追慕慈哀書疏存問恩意千萬悲摧廣塞
大不可言哀羸蕭然不得請於將命謹勒手狀不次

又

經過得款語甚憫幹務鎖碎曲煩調護精密非篤於
親舊之義安能若是感佩不可言寒霜即日想王事
不至勤勞頗得暇近書冊時羨朝夕於此相聚頗能
禪悅使旅人忘懷也尚阻參承千萬珍重謹奉手記



又

公從仕上下之交皆得其驩心又勤於公家可以無
憾惟少讀書耳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漢書一卷積一
歲之功所得多矣遇事繁暫輟明日復續則意味自
相接空時亦不須貪多但要有倫序耳

答唐彥道

四首

某罪逆餘生苟活不死湮伏田里曠絕人事初不知
長者近在鄰州不獲修記承問忽辱隆教恩意勤懃
承宴居仁里將十年眉壽康彊知止之風有激貪懦
老成之化功在後進曷勝欽嘆欽嘆即日天氣暄燠
伏惟軀力輕安水濱林下不資扶持數舍相望無緣
承教臨書增情謹勒手狀候起居伏冀若時自壽以
福遠親

又

某啣哀慕次祥禫奄歆除盡日月如流悲慕無已永
失顏復長為窮人奈何奈何損惠粉麵繼此飯蔬拙

於生事貽親戚之憂愧感愧感山居粗了大事畧不
成生涯無佳物可謝來賜抵增愧爾謹勒參候

又

相與為瓜葛臭味既同又託肺腑相親屬也何故方
復以園封長牋為賜耶爾後願得手誨數字貴可數
也適以大事初畢虞祔復土累日乃辨數年隱約田
里無緣得面少聞緒言臨書增懷頓首

又

承示南園石刻鄙文拙字豈足傳遠徒有多愧尔石
刻鐫模頗可人但墨蠟功不至耳

答朱時英 四首

叩首不得款語忽復歲盡多病多故不能數書惟有
馳情耳孤苦病羸每承問訊勤懃感激感激比審尊
府在瀘南令弟已赴太平茨橋間靜有以自處甚憫
前辱寄連土木極為用多荷黃柑亦佳惠但不
若萋蒿尔因人到馮家庫時帶得數束萋蒿來乃佳
多事奉記草草千萬為道自重

又

承喻曉老頌極荷琢磨之惠曉不能引弓自射蝕月
之心不苑所以不能以法供養延致十方明眼兄弟

求安樂法遽自退席尔無利益因果應然一切心造
老夫不別時機按牛喫草乃是道眼不明耳但世諦
中有如許事若拈却臍脂帽子脫下狐臭布衫豈足
更顧惜也所云四果仙人惑衆得非通城燒香薰容
者乎聞但勸人誦經燒香耳若然者亦不足深咎也

又

承手誨示諭慧林老人報緣傾懷雖蹉過一着然心
如木石行如冰雪豈可多得亦見叢林後生薄福耳
七佛等偈并送又大通真贊同注此正是雕鏤虛空
耳

又

洪源鄭居士子通趣尚清潔又老於世故凡與之游
有霧露之潤也頗嘗從容否因以公之所餘調其山
居之乏甚佳深雖无求於人士大夫自當動心也元
明及諸弟姪亦奉承動靜近圓兄行各已作書矣兒
女輩幸各着糟撇煩存問多感令嗣讀書必勝進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六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丁憂

荅洪甥駒父 二首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為慰新婦
諸孫想履夏具宜既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
須少輟也自頃每與諸人論甥之文學他日當大成
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
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法源自何來
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
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

山谷尺牘 卷七 姜勝刻
及書想鈎深索隱有日新之功又為諸弟姪草數篇
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
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
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益父蓬生麻
中不得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舅既免喪哀痛
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
不具老舅某白

又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二年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
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

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穉子長茂
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歎
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妙但少古
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
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
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
父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
笑紹聖以後始知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
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大文雖雄竒然不作可也東
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

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
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為佳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
甚慰人意比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欲鉤其深
觀史欲馳會其事理二者皆須精熟涉獵而已無他
功也士朝而隸業晝而服習久而計過無憾而後即
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比得其書甚想
見其人

與南康使君察院 二首

某再拜某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日月川流既見素冠
追慕不逮哀痛無已頃者使車方承詔而西蒙書疏

累紙存問慰恤恩意甚厚實深哀感方以竭力大事
又治給事叔父窀穸故不能即寓疏愧負無可言者
比聞使節當來惠江西尚冀一參展謹勒手狀



又

某再拜頃者君子在言路切念忠言嘉謨日補衮職
以雨露四方何去國之亟耶南康下車即問田里皆
受賜少淹留使節以庇江西桑梓之邦實依蕭雲之
蔭願恐即遂還朝耳近見李子修大夫已請宮觀若
遂請瞻對有期也

與宇文少卿伯修 四首

某頓首再拜啓秋初舍弟入都哀悴之餘未能堪事
上狀極不知禮計得徹聽下初冬霜寒不審尊候何
如事方叢委責成於禮官者多應報亦少勞否中叔
同舍諸禮官多佳士想亦可樂某以艱故多病九月
之末方畢給事叔父葬事歲中一再財力俱困又病
餘氣息蕭然未能造朝方欲乞一宮觀養二三年未
知蒙聽察否尚阻瞻承臨書懷仰謹附承動靜不宣

又

伯修名實甚美回翔省寺之日久矣獨無除書乎維
知軒冕若寄者宴處超然繕刀而藏之及試用則若

新發於硯矣不肖自頃顛頓於大故一病幾死又失
夷仲叔父二年來生理欲盡比雖勉從吉服摧毀實
未堪事尚冀偷日月裴回墓次不知諸公能見憐否
若有問及不肖幸致一言之

又

循之遐叔景謨相見幸為致懇哀悴之餘瘦蕭強以
作書腕幾欲廢以是未能脩問耳

又

輒有鄙事溷煩高明小姪樸年可從仕矣自頃以先
親服藥累年繼以遭罹大故家事悉發調護奪其學

問光陰多矣今當遣調官慮銓試或齟齬輒欲令預
一挽即不審可得否如何即託考功裴仲謨投一家
狀得報即遣入都矣鄙瑣溷瀆愧不可言

與伯充團練二首

某頓首毀瘠餘生幾無人理日月川流既見素冠不
忍遠去丘壠裴回里中復見改歲春夏以來奔命不
暇度長者已得其曲折故不復言自日至來止陳留
東寺之淨七院一室明暎容膝有餘相望無一舍恨
不得款語爾霜寒即日想侍奉萬福謹附承動靜

又

昨日得雙井之東臨溪陽崖一桐頗有歲月偶為霹
靂所僵此有一士人能琴雅善古今制度為作一琴
甚善欲得玉徽成就之念非公不能垂意於此今令
舊吏持徽模拜呈細事數溷公愧不可言

與頊敦詩察院使君二首

某於老兄氣味殊不遠而音問不往來者二十有五
年豈有世故利害能變遷曩時頊敦詩黃魯直哉然
隨食南北相望於江湖風波之外亦法如是爾又何
足言耶某毀瘠之餘終無生理又得罪遠竄懷寬貸
而畏死恐懼自省情實可知道出貴部意望一見故

人洗濯旅瑣不謂大旆將王命報塞桐栢度還期尚
遠負罪在塗不敢淹久留記叙情臨書悵仰

又

入此安之境治聲翕然見別乘道治郡之方仁厚精
密一鄙其民而教養之欽歎欽歎如老兄人物宜在
臺閣而數補外此豈人能為之哉願坐進此道百福
之來不可辭也某區區行李及晴暝取道向襄峽道
塗所須別乘相應副甚周旋也聞知令弟及子舍皆
不在郡故不復遣問幸裁察

又

某再拜大瀉禪師慕喆今四海宗師之領袖聖諦世
法皆徹源底其人亦專漠然但感之則聲氣和矣奉
詔乘驛住上都智海院聞參隨亦止八十許人矣念
貴部寺舍或不能容若不與范敦夫相妨還可掃除
行衙聽寄一日否若可須委掾丞輩調護牀席之類
乃可諸餘不須也此道人但為與世俗儒者不同要
之人物高勝士大夫間不易得也度老兄處之必有
理謾喋喋耳某再拜

荅孟易道傳通判 四首

某再拜禮部之集於今九年某衰毀之餘幾無生理

以是與中朝士大夫音問不通今得罪遠竄道出貴部流人永棄簪紳又多病疲於行李幅巾直綬非參謁之服故不敢先書乃蒙謙厚過賜賤翰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為喻逆旅無佐書吏不能作牋謹勒手狀伏幸痛察涪州別駕黔州安置黃某再拜



又

某再拜啓屈故人車騎來臨甚寵負罪在塗不獲一修敬賓次懷不自安重承垂諭就館置食并延親黨恩意千萬感激無以為喻屬以在江南先病脚氣時作眩冒不能久對尊容坐起又欲因親舊還都遣置家中書信以故不得承重意惟有感愧爾君子盡人之情不特覩縷謹勒手狀伏候裁察

又

某再拜清旦重屈車騎敬佩嘉德何日弭忘伏承手誨勤懇惠示清德頌及敦詩使君新記伏承欽嘆所差白直適已押到甚強壯可道塗也感服感服謹勒手狀

又

某再拜流人遠逐世所賤簡道出貴部辱公故人之意甚厚三屈車騎不能一拜辱知公能見察也天氣

尚小寒不審尊候何如方此阻遠惟有懷仰千萬珍重

與元熙使君

某頓首旅瑣在塗困石據藜邂逅得見君子慰釋無量願以一面之雅頽恤不忘惟有感刻辱手誨勤懇饋以旅食良荷眷眷之意貌皮甚佳殊愜所歆價直凡付來使少頃詣別謹勒手狀

與君玉主簿

叩頭辱手墨存問勤懇風色稍和靜審自公安勝為慰損麵甚惠客寄淹留勤地主祇增愧尔今日以先君遠忌就正覺飯僧來日當上謁或遂奉別也

荅睢老

久歆一至東庵以哀苦矐瘁又多賓客故未能尔得手字存問勤懇感慰損惠珍饌極荷但媿俗人虛食信施尔知來日參告因過舟次幸垂頽

荅臻僧正 二首

叩頭辱手字審霜寒體力安勝為慰損惠伊蒲珍饌極荷勤懇但深愧俗人虛受信施尔凶疊無緣參詣謹奉狀陳謝萬一不次

又

辱惠書乃知先山主順世聞之驚歎然淑善眉壽不病而化去又得孝順子孫奉後事可以無恨也

荅東林長老度公 二首

叩頭前年冬開先瑛老自廬山轉寄到所惠書及筭極荷故人之意田里間既不接人事又多病多故因循不作書至今惟林下故人不以書踈數為意勤怠耳冬春來雪寒異常歲不知湖外何如即日伏想四大輕安道衆安此岑寂否未緣瞻承懷仰無量偶便作牋極草率

又

叩頭伏辱賜書審道用輕安夏衆雍肅甚慰懷仰未間以道自重

荅羅漢南長老 二首

章侍者來辱賜書累紙存問勤懇審住山安穩道衆同此孤寂何慰如之疏示先雲居始終事迹亦當勉強作塔銘適多故未能下筆計中冬夜長可親燈火必辦茲事法相成於慕道檀越亦欲作數語併俟少暇區區既從吉方從人事更須費月十日未緣瞻承謹勒叅候

又

寄惠先雲居語錄謹以分送同聞此道者誰不贊嘆
輒作真贊數句磨礮鈍鉄刻鏤大空豈有勝理耶聊
示向道之勤尔切見七月七日上堂語可謂克家之
子不墜正宗亦以數句助哀取笑取笑

與諸上人

曇秀

四首

叩頭頃在維楊辱垂訪亦見晁無咎道翰墨句法之
矣然此時大病幾死殆不省識忽辱惠書叙曲折迺
釋然耳查公蓋前朝名士游楊文公王文惠公之門
叅禪學道有氣息者然此僧堂記恐尚有首尾耳承
寄惠瓦爐湯藥珍感珍感雙井一小節謾助庵中平
等煎耳未緣會面惟向道自愛不次

又

頓首辱書審秋來道用輕安為慰惠示六偈詞意閑
麗可以秀於瞿曇之林不孤貴字也中有數字未甚
安如美玉之瑕既得傳遠輒加琢磨不見罪率易否
今并東坡贊及鄙夫所作書一軸奉呈可刻之圓通
蓋模刻者易為功爾尚阻面語謹奉狀

又

叩首辱書累紙恩意諄諄特一翰墨中相知耶其衰
悴之餘未能堪事方欲請一宮觀以養病未知蒙聽

能鳳刊
察否今當用十月之吉焚黃於先壟賓客事方紛紛
昨者兩大葬皆有朝旨下所屬應副又當扶病上府
謝諸公計得少休在中冬也萬一不得所欲治舟而
西三月間或待林下相尋矣多事極草草

又

頓首辱書累紙旨趣高勝甚慰懷仰寄惠黑龍涎白
蓮湯皆佳物珍感珍感錄示諸人文字得聞所未聞
欽佩欽佩所須手錄小字謹諾適為發數處書未得
暇他日可奉寄示喻米元章書公自鑒何如不必依
蘇翰林玄論也春氣妍暝諸山經行想可樂尚阻會

面惟加愛

與覺海和尚二首

不得侍巾拂累年哀毀之餘不能數通書記今者北
來被旨待罪於府界不得問訊左右實深懷仰伏承
四大違淨侍僧久勤湯藥不審寢餼何如尚可堪忍
留幻說法否瞻望丈室謹勒手狀

又

某數年在山中究尋疑處忽然照破心是幻法萬事
休歇方悟十餘年間時蒙敲點提撕慈悲無量當以
此實相義於無盡衆生界中示本來法以報恩德匏

繫于此不得聞所未聞惟深瞻仰不審邇來寢飯何如伏想覺海澄圓惺惺圓寂無去來相而幻質火風之法必壞又須安排得着所在古人云亦不鬚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無根樹子又要千百人擎券作甚麼三十年巍巍堂堂雖八萬四千寶塔分收舍利未為分外然把定法堂留此幻法費他十方常住令聚頭種子動念兩兩成債亦是大寬小急願更於世諦中垂方便千萬千萬

與秦世章文思

承誨諭沙頭宋樂二公可幹儻舟之緯適得書已得舟行李略備更不尋得此二人也所諭韓鄧諸君皆未相見爾到必葺僧舍中寓止徐欲傍山作小庵并數間寮舍亦欲置數畝田以為飯又欲以二三百千記一人家月供數條便可足三四人爾徐徐更作書煩執事為區處也有蜀人師範上座是大瀉侍者欲得渠入蜀來且黔州同住庵數年聞範在城中開碑未了告令人尋逐投此書亦望渠一報也

即將親隨一人耳秋涼後謀般取兒子及一乳母來亦止四五口爾不煩大第宅但欲作草庵前為三間堂繞庵作五六間寮舍貯茶藥及兒子房耳子才十

二歲生事不須多便有餘但不能作市井事爾有數畝田則免煩在仕者供饋有人供三五千則免煩內地親舊割俸爾公試為籌之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七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八

黔州

與秦世章文思

一

舍弟叔達將其仲子及所生并護兒子相及其乳母附蘇伯固宣德舡自蕪湖登舟不得道中一字然計亦無他止是年少忽世間事耳範上座奇士也長沙釋子輩多不解其所知唯不肖乃深知之矣九月初已得荆南關牒僧師範判憑入黔州然至今未到切料渠多病亦不甚遠行處處餽人肩輿故遭迴耳某

黔中尚未有生計方從向聖與乞得開元寺上園地
高下兩段既募兩戶蔬圃矣年歲間亦須置二三百
房錢貴悠久不陷沒耳每煩開諭千萬極荷恩勤然
平生未嘗作市井商販事又未至寒饑遂且過歲月
爾富人設見助亦不欲受之古人所謂予惟不食嗟
來之食以至於斯伏想深見察也

又

令嗣云到涪數日即治裝向侍傍適有賓客會食作
書草草幸照察舍弟在涪州已數月此欲歸適秋雨
江漲未能來計十月可到此小兒稍能誦書性質頗

樸慇亦買得園地他日令就黔州應舉為鄉人矣承
垂意翰墨已刻法帖後記摹刻甚工但不知法帖石
幾時得到黔中耳華嚴合論承已幹置此非小緣印
成請三兩看經僧徧讀點檢得業無重複脫漏則方
為成器若早得來尤幸不肖與範上人若為公看數
徧可不孤法施之心也所助修華嚴閣五十千則未
須且留與黔中諸人結緣也向解元還益井已數月
亦以渠老親多服藥然數通書每承問遺之勤願未
有佳物為報所謂子女玉帛則君有之其波及晉國
者君之餘也

又

比舍弟知命携小子相小姪相并兩兒母到黔中獨處客舍一年得骨肉在眼前少慰岑寂又女子已嫁諸兄弟姪各赴官可以忘念承存問曲折故及之十六舍弟在麻陽必時得參謁渠極老成幹公家如蒙顧眄感刻感刻道林琳公相見否與有十年之舊因見為致意也今歲秋暑異常不雨歛一月草木皆有焦色父老亦云久無此旱矣然江水時濁漲計思費夷播間亦得雨耳

荅京南君瑞運句 二首

頃者某竄遂奔迸就親友沐浴補綻於荆以罪人在塗不敢請謁乃兩屈車馬恩意敦厚勸戒以防患洗心平生未嘗得侍而情如骨肉他日深念之何以得此於左右豈君子之於人望其表而識其裏真以為可教耶切佩服苦口之規於今不忘日者又蒙賜教長牋累幅且名以師保內訟缺然尤不敢當多病昏塞眼前記一忘十以是不通書於凡下又閱歲矣伏惟君子盡人之情知四罪之地無嫚人之嫌謹附承動靜且謝不敏

又

頃首荊州士大夫之淵藪想多得佳士與游諸令弟
講學有日新之功邊鄙肅清外臺宴安伏惟薄領不
至勞動揚清濁於使者日有裨益某待罪於此謝病
杜門粗營數口衣食使不至寒饑買地畦菜已為黔
中老農矣閑居不款數與公家相關故不復借書吏
作牋記但以手書上荅不審能照察此情否悚仄悚
仄

荅黎晦叔

暹

二首

頃首自頃數辱惠書大槩三四拜賜乃辦一報足下
不倦益勤惟好學求友之心不愧古人顧不肖捐棄

漂沒來禦魑魅不得復齒於士大夫之列足下何求
而勤若是自視歉然愧不自勝也人來復奉手誨勤
懇喜承履春安勝良慰懷仰山川悠遠瞻對無階千
萬強學珍重



又

頃首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
意高妙氣格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
則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才而不能盡其蘊李白
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
若不肖者猶未棄衣冠一老僧安能有益萬分又自

元祐中以病眩不能善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
珍藏耳文長院諸表甥為致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
連日善人事來人迫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精一之說筆下未能盡試熟思之日用應世務者是
精是麓為一為二便可得之若要作記俟他日從容
適有少人事窘迫又發南方數送書人故未暇耳

與敬叔通直

頓首潛伏林泉之下老懶日甚一日又杜門不接人
事所以久不能作書惟長者於某兄弟至厚當能相
忘春氣暄暖即日起居如何伏惟萬福承已外除尚

未報美除何地黔州風俗淹陋士人極不知學每思
荊州多士大夫是樂國耳承天金鑿時有朋游會集
否天民兩遣人到黔州送雙井但不知道出荆渚長
者猶在里中耳江山悠遠臨書增情千萬自重頃陞
擢謹附承動靜某再拜

與張叔和通判

知命七月半離蕪湖今已百餘日都不得一字然蘇
伯固備嘗險阻艱難必能調護諸兒令得所又張遇
得力遂不復置念計止是處處阻風爾元明到彼必
不能久留耳能道黔中曲折永嘉及二十三可以放

心也九十三外甥多謝頰寄書不恠老舅慵懶不荅
書否所問黔中畫極可笑僧舍塑象及壁畫皆似此
山中人物作磊苴之態雖往在端康間風俗亦不陋
於此也但比施夔間却多瓦屋棟楠豫章千尺之材
倒卧澗壑與歲月共盡蓋絕無工匠到此修數間屋
百方搜訪方得完葺也更深夜靜共伊商量如何某
上

與人 三首

頓首久別得解石款語欣慰無量切觀道學沉深文
章爾雅但斂衽欽嘆耳沙頭之別已復深夏懷想何
日不勤金鑿劉居士數得相見否林下之友近復得
誰此道極難得龍象徹底之見今時例皆如此若歆
知曾溪正宗四稜着地平常穩實惟有余鴻範得之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願少留意新詩想復多得佳句
何時一握手臨書增懷千萬為道自重

又一

頓首別來忽復三年每與範道人歎仰學問才德之
美恨水邊林下獨不得公耳詩云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常切觀公所由所安不愧此
詩也但不知別後能數從余洪範研究新羅不了公

案否世間萬事日進則崇成於功名之會惟此事日
退乃安樂爾所惠詩極見為學日益之功欽歎欽歎
範道人言公須鄙詩前年冬偶寫得兩卷謾往雖此
物輩要須得無功之功乃得妙耳大平闕在幾時久
不得來音意已赴任此書或不相及託元叔求便附
達爾江山數千里臨書馳情願坐進此道則常相見

二

頃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絕
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幾淺倍零霍虛躁非主人深
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苦瘡痒遂平復否焚香

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女惟我能受可以與我呵呵
熟觀新羅後錄乃知此老人跳出青州老人華嚴可
漏子甚不易得惜乎不見南方二三尊宿耳尋作得
序子亦念與範公因循不曾錄出遂復忘却兩莊客
既淹留餘月忽煎迫行朝夕如不可過又適病眼故
未能追錄因書當寄太平耳

答唐彦道 四首

放逐之迹人所賤鄙道出荊州就親舊少留湯沐乃
辱長者敦婦家瓜葛之義顧眄甚勤責行祖送恩意
不倦中心藏之不可弭忘到黔中來得破寺墻地自

經營築室以居歲餘拮据乃蔽風雨又稍葺數口飽
煖之資買地畦菜一年始息肩以是至今不以書達
齋几惟君子隱居就閑亦簡人事足以照察此心矣
某既苦脚氣不便拜趨因杜門已數月雖鬚白面皺
尚能齋粥如曩時惟懷仰風味意則勤矣人行附承
動靜

又

蒙惠示舊文一編三復增歎詞意邁倍逃空虛藜藿
而知有寵珍少加琢磨當不愧元次山矣然以牋敬
墜賜非敢承白首懿親何以方復如此爾後但得惠

賜手筆數字足矣幸蒙痛察



又

某壅蔽蠢愚捐棄漂沒未嘗得望幘下之履惟是事
賢之心何日不勤惓惓日因將命自致謹奉狀

又

比因三家作酒皆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徃一笑有
金桃棕栴二頌熟倦未暇錄也王廣道有舉業言行
有常可喜人也言欲游富義謁入關齋欲倚公一言
為重如何

荅從聖使君 三首

再拜比蒙賜教勤懇審治郡威嚴內外斬斬齋閣安
閑頗與僚佐尊酒謝山川之勝何慰如之某自放林
壑之間閑居益有味弟姪到眼前遠者常得安問頗
以自慙恨數舍無緣叅候爾於不肖有所聞教之罵
之乃所望於左右謹勒手狀

又

數年來絕不作文字猶時時作小記序及墓刻耳近
作王全州祠堂記非久錄上至於詩不作已是元祐
五年中也伏承問斯民之豐樂頗與僚佐吟醉泉石
間欽仰風流恨不得追陪耳有數篇樂府謾錄呈新
舊相半彼營妓有可使歌者乎此乃有三二人亦可
教但病懶又不飲亦少味耳

又

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土人不善制度焙多
帶烟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兔兩餅施州
入香六餅試將焙煨常都濡在劉氏時貢炮也味殊
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與程德孺金部二首

再拜啓上德孺知府金部三丈霜寒即日伏惟尊候
萬福去歲舍弟來蒙賜書勤懇爾後大旆至荆南遂

無從上狀比貴郡遺老王孝子者到黔中問得左右
動靜甚悉為慰王老人言德政豈弟田里安息時時
弭節禪居頗有言句傳在靜坊以為警策聞之欣然
如獲瞻對謹勒手狀附承起居

又

再拜德孺兄弟才學之美當翱翔臺省羽儀侍從而
流回在外知所歎東川近鄉里亦便安於私過家上
冢亦仕官所樂伏想下車中外翕然無覆勤發劓之
必深味禪悅親見古人何樂如之正輔到京西得一
書河南通直及蜀掾皆在眉山耶僖耳寂寂不聞音
莖計榮州之西皆榮州耳雍熙老聞有行業想時接
凡杖比得備物亭頌遠想高致而無已率易和呈悚
悚

 荅王太虛

頓首其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
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教
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
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
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
光卧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

去自憐心尚在者若某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
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
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
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伸吟以慰衰疾
謹勒手狀

與周達夫 三首

頓首頃見範道人稱說宴居深靜參禪問道之意恨
未相識元叔家莊夫來蒙惠教勤篤審在誼常寂即
事契理得清閑氣味甚深良慰懷想開元老親到黃
龍庵頭入室顛脫打却舊來杜撰禪深為之喜此賢

用心堅密亦料渠當究覺此事猶恨未遂往宣城耳
若得見泐潭文公雲岩新公西堂清公百鍊椎下鍛
方得與古人同一甲爾範公於此相從十八月不知
歲月之過也以受業師死而歸聞嘉州凌雲有疏勤
請若被煎迫徃徃復游此來也田端彥今在荊州否
無緣會集臨書增歎千萬為道珍重深味禪悅便求
無功之功觀元老昔何以不足今何以足若醒去不
浪施功矣

又

頓首葛亮來蒙書勤懇感慰無量但聞元叔之訃令

人嗟惜久不能平鄉里故舊求如元叔之好事特達
不可得也所示行狀情味曲折謹掇其大者作銘又
載其餘於祭文不審如此可中外親黨意否元老宵
中落落既深涉世道業當自進耳端彥高人每想其
風采恨未識也李家太君懷長子之悲不易處情想
仲良季康必能念亡拊存極其旨之奉未緣會集臨
紙悵仰千萬珍重

又

頓首辱書審道心堅固氣力安樂良慰懷仰承去歲
失內助於世法中何可堪忍然苦海中終無了期想
不忘範公之言更加精進元老聞已解官何時可到
家得近音否未緣款曲欽想無量數日熱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八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黔州二

與周元翁

往在雙井所見黃龍心老蓋莊子所說伯昏瞀人之
疏但年已七十四五不復肯出矣有清新二禪師是
心之門人道眼明徹自淮以北未見此人今所與共
居範上座是簡州人瀉山喆老門人也其人聞道已
久多見前輩道機純熟知慮深遠於士大夫中求之
未易得恨公未見此人耳公純一已久正是學道人
願少加意此與謾學言句穿得佛祖如貫珠終何益

哉思公容悴而守道不渝此蓋古人所能也然既能
求道於生死之際則世累自己甚輕恨未直下撥塵
見已耳所寄絹軸謾書此數種語試觀之何如所云
矢注目而不瞬若視去如來不當言動不動法皆是
魔滅敗壞之相故是長者云若不見法身本體所以
萬法皆屬人天果為有漏之因既盡心於此不可不
着些精神令徹地不疑念念但觀不捨晝夜豈更有
一塵佛法可建立也

書
答李林二首

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采擇誠不

謬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啓問行李早晚遽辱賜
教開諭動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
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為考試以至公慎密為主以禮
待士為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
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既而
用之人多以為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
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
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游之情不能已爾
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缺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

又

頃首頃辱惠書勤懇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
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
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又蒙牋記累紙
存問益勤伏承偃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父兄雞酒
日至何慰如之今歲黔中雪霜早寒數日來雪欲及
摩圍之麓不肖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充冬
候何如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逼代矣守倅相
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
終歲益覺清靜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尚習氣未除
耳範公云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為凌雲疏請或被

逼迫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
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蓄德以須陞用使二
親身見之

答王觀復 三首

頃首某去國八年重以得罪來禦魑魅抱疾杜門屏
絕人事雖鄰州守官者或不知姓字如是者三年于
茲矣忽奉來教乃承官守在闕中雖寡友朋藏修游
泳自放文字之間此亦吏隱之嘉趣也蒙不鄙昏耄
遠寄述作瓊琳琅玕森然在列如行山陰道中風光
物采來照映人顧接不暇後生可畏反視老拙重遲

甚羞媿也承索鄙文豈復有此頃或作樂府長短句
遇勝日樽前使善音者試歌之或可千里對面故往
手抄一卷無緣會集求琢磨之益於不肖有所聞不
外教戒之

又

頓首承惠寄先公贊善詩藁伏讀增歎雖相與昧平
生而風味可想見也所歆跋尾固不敢辭然壅蔽昏
塞抑不省先公世出名字無從下筆有銘碣之類因
來乞一通他日當以佳紙使諸生輩善書者寫本跋
尾去僂耳道人佳句固所願見手錄寄示劇知足下不

同流借欽重欽重長蘆三偈不愧古人之作者此所
以困窮流落者歟凡足下所作文字詩句皆有追風
之逸氣於今良不易得文章以理為主而足下之文
理亦勝少加意經術便為不朽之作老大亦何冀之
子振頽綱足下勉旃春寒良食自重

荅雍熙光禪師

頓首某棄捐漂沒不當行李林下水濱時顧影一笑
耳二年得範道人於此日聞所不聞不知老之將至
範公歸簡池已數月初不聞人道般若名字忽得王
老特所惠書來隋侯之珠和氏之璧燦然滿前不獨

蓬藿柱宇黽黽同徑而聞足音跼然之樂也兩川佛法淡薄王老道公動靜甚詳又知東川主人是內外護喜無量真淨老師吹無孔笛於廬峰之下四年未有和者然每得安健之音為慰餘事王老能盡道不復云千萬珍重

與曾使君伯達

譜 四首

再拜經宿伏惟起居勝常洒掃江閣以須長者常許辱臨食罷睡起幸命駕來甞壑源一杯敬聽車音

又

拜首虛屈干旄來顧幽谷槃箸踈索於今為愧乃蒙

簡畢道謝益增愧赧喜承尊候日來輕安飯後詣舟次謝不敏

又

再拜啓伏承手誨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鼻誠與山煙溪露俱來乃知夔峽荔枝已勝嶺南珍重眷與之意無以為喻

又

拜手承連日在告不審尊候無他否夏至前陰氣爭君子節嗜慾定心氣之時願加調護以受中和之氣前日見甚欲分茶盞此一隻乃紫毛琴光琴光則宜

茶也就日中見紫毛已有金作釵且納上

與逢興文判官 二十九首

頓首某放逐棄捐人不比數頃聞君子來佐幕中之
畫欲寓一書承動靜亦以所處蓬蒿岑蔚不能自致
忽奉牋教之辱非所敢當切審舟御在邇遂有參承
之幸何慰如之方聽挈音伏謁水次謹奉狀起居五
月二十一日某再拜

二

隱約林泉之下人事幾絕每作牋啓輒當煩公家借
書吏比來更欲省煩遂不能作牋報人切惟公狀之

禮文兒盛而忠信薄故輒缺之謹奉手狀承問伏惟
痛察

又

廢棄明時乃蒙加以牋教見待以故時士大夫之意
已成田舍老翁豈敢當此禮數過當即日溽暑不審
尊候何如伏惟起居萬福軒蓋何時入城想瞻馬首
謹勒手狀

又

頓首伏奉手誨勤懇承按行諸砦衝冒風雨備嘗險
艱因留攝領黔江人安精敏之政想至則卧閣觀書

耳即日積雨開霽人情舒泰伏想起居輕安方阻晤
言憑書增歎思角黍之期以日為歲

又

頓首黔江風俗雖陋然雞魚鴈鶩亦足盤箸梁米有
黃白二種不減北方想亦可居但難得麩亦想覺盤
箸索漠耳非久交印想須到城中盤桓幸承緒餘也

又

頓首啓車馬到城元不得款語行日蒙訪別不得追
送聞屠林泉之上有勝日未嘗不奉思也伏承手誨
存問勤懇并惠芟實良荷不遺之意雨後小涼想邑

中無事居處安樂何時東來瞻遲馬首謹勒手狀



又

頓首黔江密邇施州聞其民稍喜為田訟然牛刀之
餘亦投之雞肋何足治哉顧閑居少得游從耳南老
不減否人物吉德之君子也時相與談民間稼穡事
亦足樂也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得同一烹
飲寄茅子去恐邑中無善磴不久磴成求便寄上

又

專人辱手誨審起居萬福為慰承閣中亦嘗失調護
喜遂康和也賢郎癰腫已平未亦是天氣亢沴故有

熱者先得之耳若藏府秘滯可用犀角丸與痛踈利
犀角丸只用炙甘草一兩生大黃一兩朴消一兩先
治甘草大黃為細末研朴消相和煉蜜丸如梧桐子
初可十丸二十九漸加三十丸也溫熟水腹空時候
服得大府流利則癰自衰殺若頭痛熉熱宜消風散
蓋膿結不潰及惡肉不盡可煎竹瀝下蘇合香丸如
此治無不差平矣寄惠蜜及芟實皆嘉惠也聞公殊
清貧得無數為左右費耶數舍阻面惟有仰懷千萬
珍重

竹瀝法用竹此方人謂之斤竹者三二寸者皆可二

尺許截斷中破之以塶兩口相去一尺安定鋪破其
上如仰瓦狀兩頭各用碗盛就竹下以茅火急燒竹
瀝自流入碗中候竹乾又換新竹各得半碗許新絹
濾去火炮可服兩丸藥矣治癰疽脚氣惟竹瀝為上
藥也適彭水令尉訪及乃云病癰者是二歲兒則若
不可用許多斟酌極少與之却可多與乳母服

又

頓首多日不果修問天氣差涼伏想邑庭虛靜頗得
宴閑之樂今日見公移承以疾在告不審無他否謹
承動靜

頓首啓伏奉手誨動懇審邑事不至煩勞起居輕安
為慰高使君想到城即交印冀朝夕得奉緒餘謹奉
手狀

又

頓首奉別忽十餘日懷仰無量即日霜寒不審體力
何如寄惠捧椎極濟所乏感刻感刻貳車受命已累
日云過興龍即行計車馬必到城與韓趙同行也見
南老為致意

又

頓首昨日奉書草草當已徹呈伏款手誨審履長納
慶尊候輕安為慰旦夕叅謁謹奉手狀某再拜荆團
糖纏俱少益知命處之失宜耳送寄麥狀極荷分湯
餅之憂

又

興文未及別啓輒附此承動靜送荆公詩編已收雨
雲中度瘦驢涉嶺良不易想到縣少休息民事不至
雍闕時得觀書把酒也且切戒南老少飲為佳少女
老翁苦樂不同不如擁衾獨卧自保白頭安樂飽飯
煎茶婆婆永日也張波若笑此為癡語但恐點兒口

偏耳聊寄此如三人相對一笑也

又

頓首辱書勤懇審履春多慶為慰螭已領極荷留意承行李已發黔江道途泥滑良不易聞今日當到城瞻對有期欣慰無量謹勒手狀初九日某頓首

又

頓首啓伏承手誨審車馬以施州之役因邑事暫過家又得少親餘論為慰盛暑在道伏惟衝冒勞動謹承動靜

又

奉手誨喜承經宿起居輕安樂府輒改定數字遣上

又

天色稍寒今日遂成行否已具飯幸早命駕向文字草且檢示他日或要却送

又

頓首黔江之政盡無間言蓋願申之以不倦耳夫子廟已成就不傳看邸報大府之常事諸人但不甚更練故畏縮手耳尾子謝垂意願以鄙事恩長首為愧塵尾亦謾及之或得亦不須宅中時來須藥聞郎君甚清勝也王忠州聞江津之禍酷極憂悴殊可念

又

頓首經宿不審台候何如承趣裝有日即今可過此
共不拓一杯否想數日在告事務略已集臨行亦無
他幹矣

又

頓首還家想亦少得休息莫有懷不滿意者否今日
燒沐可來濯去故年鈍悶塵垢因共一椀野菜糟薑
飯也

又

頓首啓軒車自黔江回首辱惠顧仰愧不棄之情抱
病杜門不能修謁既荷相照故不復多道謝耳雪寒
累日不審起居何如比遂不尋夜過地爐之約豈亦
乍到文墨未就緒又貳車走馬相及故倥偬耶謹啓
承動靜寓舍中或關器用不外示諭

又

頓首累日疲於尊俎良不易使客去想復料理簿書
摘發逋滯亦未即得暇耳伏承手誨喜體力輕安南
老須茶因人當送向聞比頗耽酒不解茶故不再送
耳

又

頓首累日不果承動靜惟有懷仰辱手誨審尊候輕
安為慰過此閑談舍弟又遠出幸同過永日耳早來
聞說食穀中闕醬偶忠州致數器來遂有餘今往一
器非公厨醬之比也呵呵

又

經宿伏想起居輕安今年進奏吏遂不以曆日見及
恐有分諸吏者可買一本耳

又

曆日已領重煩惠教悚仄悚仄得暇復過此烹茶否

又

頓首啓奉手誨宿昔起居輕安為慰分惠洪杜新芽
感刻感刻許垂顧謹拂榻奉俟

又

再拜比蒙賜書并送蜜極荷勤懇方欲求便上狀昨
日又辱手誨并送二燈縈細事恩煩承不厭數感愧
感愧軒蓋今日當到城何慰如之謹奉手狀馬山鋪
迎候前驕

又

頓首奉手筆審經宿安勝為慰惠酒極副用得無以
之事耶分節物感刻感刻許晚刻見過謹當具梁飯

寒漿

又

頓首啓早承訪別又未有朝夕望顏色之幸良耿耿
晚刻不審體力何如竹枝本納上來日絕早成行過
此共燂飯一甌乃行不遲也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九

山谷老人刀筆卷第十

黔州二

荅宋子茂

頓首去北都於今垂二十年不復知行李所在忽得
所惠書乃知官守在瀘南仕宦間關遠去鄉里度亦
以吾主人高明可依也觀書詞敘述知不廢名教甚
善甚善知命前往涪陵視嗣直舍弟近方略到家猶
能道碑樓下相從也非熊不幸早世嗣續不立此心
不可言也因來書語及愴然久之某老矣虛中饋已
十八年小子相今十四并其所生母在此知命亦將

一妾一子相同來今夏又得一男子曰小牛相及小
牛頗豐厚粗慰眼前略治生亦粗過買地畦菜開軒
執竹水濱林下萬事忘矣無緣會面千萬進學勉官
業

與友人

頓首竄逐窮鄉惟恐薈蔚不深不復與人事迺辱教
賜累幅存問勤懇叙示先君疇昔舉送之舊豈勝感
念即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幙府省文書常有樽俎
之樂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與達監院二首

頓首昨覺海和尚化緣盡時意謂必得相見既而到
正月寂然亦想在遠方山林中不即知耳去年得圓
公書乃知淹屈助華嚴此寺雖密邇帝城而車馬罕
到若完容得亦是道人蕭散處但不知衆緣合否爾
春暖即日佛事不易因主慧先回附承動靜

又

當日不肖初被謫命萬里茫然人不知黔州在何處
問主慧先欣然便肯送行意常念念留此苦口教誨
不甚向前學佛事但寫得字差淨潔院門或可作供
申耳當時亦洞山邦老香嚴敷老諸人憐其能遠來

他日欲助渠僧緣試更鞭辟或可作出家人亦可助其初時一念爾其頓首



荅瀘州安撫王補之二十四首

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與李師載兄弟游因熟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棄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推

之禦魑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終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先公全州之政名實相稱重以李誠之所論譔可信不疑顧流人罪垢不可洗湔雖強顏稱述但污辱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疲治邊郡有聲是將震曜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薦前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使聲光明白而自貶損託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曉挾文章有名譽居某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醎與世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記書昏忘略

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捉筆臨紙茫然不知所
云而辱委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承命書其大略言
語昧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
之意勉授來使病于夏畦

又

天氣差涼即日不審尊候何似伏惟樽俎折衝蠻夷
安業百福所會有神相之江山之勝想僚佐多佳士
有以宴樂之某憂患之餘癯瘠未復鬢髮半白學問
之氣衰蕪惟是自斷才力百無所堪已成鐵人石心
亦無兒女之戀矣無緣言面一笑聊因筆墨以通傾
倒之意守倅皆中朝上人相待甚厚為幸不細也存
問勤篤故覩縷及此



又

謫官寒冷人皆掉臂而不顧乃蒙遣使賜書存問勤
勤惻惻恩意千萬感激無以為喻俸餘為賜甚惠厚
頗助衣食之源但愧拙於謀生一失官財以口腹累
人愧不可言某兄弟同庖蓋四十口得罪以來勢不
可扶携皆寓太平州之蕪湖縣粗營柴米之資令可
卒歲乃來伯氏授越州司理小姪樸授杭州鹽官尉
皆臘月關可分骨肉相養也某皆葺江濱一舍粗可

御寒暑已分長為黔州民矣長者未歸朝廷自此時
可修問謹奉手狀不能萬一

又

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而清流之民傳世奉
祠此非人力所能致也託於不肖之文曾不足以發
輝萬一過蒙稱謝不敢當謹如來喻改正數字大書
并作碑額表德為之殊不足觀不知堪入石否更冀
裁酌

又

春風暄暎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文經武略燕及夷夏
樽俎折衝百福所會頃蒙寓遞賜書勤懇千萬匆匆
未果馳狀其棄捐漂沒不當行李無緣瞻望旌麾伏
祈為國自重

又

黔守曾伯達雖集里子弟文雅有餘遠蒙采聽推薦
不肖實與受賜傳君春首必蒙前拂黔州監押劉薦
本儒家子廉節而曉事聞左右亦知其為人也師載
困於簞瓢承惻然念之仰見不忘平生之義古人所
謂觥飲不及壺飡要及其倒懸時耳舍弟挈兒子來
得到荆南書言非久亦來伯氏及諸弟各已赴任蒙



原件短缺

恤問故及之

又

某間居極欲省事不能數假借公吏遂闕為問老眼昏澁作書亦甚率略伏恃高明照察底裏施黔作研膏茶亦可飲謾往數種幸一碾試垂論如何江安尉李儒觸事機警若以道御之可令辦事伏望照察

又

頓首再拜補之安撫團練閣下初夏霪雨寒燠無節不審貴州氣候何如伏惟美政在人夷夏蒙福六物時序禾麥茂好齋閣清淨起居輕安張特禁來蒙書

中無不安貼良慰懷仰聞瀘南山水清秀頗得僚佐相與登臨宴樂之否無緣相從一笑願時覽經六盡衛生之理以須陞用

又

伏辱不忘弓弦為野人床敷之具華門圭竇燦然增輝乾餘耳珠佳生者悉已敗甚惜之他日或見賜告止付江安尉說與調護之法甚詳并託渠作數字附客舟到涪陵尉舍弟叔向處得不壞時與林下道人煮茶乃是要物某自夏中得舍弟携兒姪至此生生之具不乏矣過蒙郵問欽佩至意

又
昨承拜命為夷夏借留明使君嘗具手啓道忻慶之
意聞體力輕安鬚髮殊未白此大慶也某受往蚤衰
已成一翁尚能飮食無緣言面臨書增情

又

家園新芽似勝常年輒往四種皆可飲但不知有佳
石磴否磴湏洗滌今無他種茶氣風日極乾之芽子
以踈布淨揉去白毛乃入磴少下而急轉磴如旋風
落雪方得所大率建溪湯宜熟雙井湯宜嫩也

又

拜手啓某棄捐漂沒早衰多病杜門不與人事之日
久矣不能承動靜缺然累月引領旌旆何日不勤鄭
殿直來蒙賜教勤懇感慰無量黔中霜雪早寒伏想
治所山川氣候不甚相遠即日不審尊候何如竊惟
投壺雅歌夷夏安帖齋中時有宴會以謝江山飲食
起居當更勝健西師在行折衝之地方願人才之不
足度高材密畫豈能久淹留於此某已成老農畦種
摩圍之下粗給衣食無緣瞻望臨書增情伏祈為國
自愛以頌詔用謹勒手狀

又

施南守張仲謀蒙論薦甚厚其人智慮與人不忘
久要九月初遂不祿三十年交舊為之痛心累日幸
其子好學有立扶護東歸矣黔中守高彥修清慎不
擾少時嘗應數舉自保州都監得此差遣亦蒙前拂
并見別紙亦歸之不肖殊荷眷與之意

又

宋詵者舊在北都嘗與不肖經席不見甚久意其可
教想於左右有夤緣乃得備使令耳劉公敏蒙掛齒
牙幸甚幸甚鄭宣到黔中獨以不賄誠終此節官職
當稱其姿相也既不賄又不生梗想可備驅策

又

寄餘甘荔子極荷遠意之重甘雖微損到黔中分諸
僚皆尚有味有數子未嘗識其生者甚以為珍也荔
子雖肉薄甘味亦勝黔中細事恩高明辱垂意周旋
曷勝愧感雙井今年似火齋太熟味差厚謾分上來
遠不能多禮之法皆擇去茶花及小黃葉以微潤
布中搥去白毛略焙之乃磴其出磴如麩如雪乃佳
耳大率建溪湯欲極袞雙井則用才沸湯治擇如法
則不復色青味澁

又

山谷尺牘 卷十 九 王卓刊
知命舍弟昨過涪陵官所流連十餘月所將侍童遂
生男名小牛近方挈歸小牛白晢魁岸含飴弄稚子
亦可忘老小子相年十四小字四十頗龐厚不輟讀
書但義理之性未甚發數蒙齒記故具之

又

再拜啓春末被旨移戎州謂計日可叅候故不復拜
狀而多病就醫藥所至淹留月三日易舟乃得及此
比來不審尊候何如圖暎旱得雨想少慰憂民之意某
捐棄漂沒衰病慵惰久在林麓已無衣冠但有幅巾
直幾野人之服恐不可造公門謹勒手狀承動靜

又

昨於魚洞僦一大船至戎舟行不覺暑氣至此無
可以累左右者所幹止於薪菜魚肉舟中人自可辦
也但欲僦一間寂僧舍中沐浴并治二三種湯藥備
小兒輩乍到轉道或不能其水土耳此聞雷州行道
雖不深知其故要當相與淡淡於義乃安

又

欽想風流有日邂逅獲奉緒餘少慰鄉往不肖放蕩
林泉間已成寒灰槁木尚蒙長者過當愛護使立於
無悔之地敬佩嘉德無以為喻重辱手教存問勤懇

感激感激區區來日遂行無緣瞻望唯冀為國自壽
以須陞用

又

黔州監押陳傑供奉謹於法律而幹敏曉事有子年
十五俊秀強學在儕輩中千人之一也或有驅策之
地願少垂意雙井今歲制作似勝常年今分上白芽
等各五囊雖在社後數日味殊勝也磨時須洗去舊
茶曬乾乃不敗其香味懲江安之水敗故以陶器往
到便可略見火也

與瀘川少府

頓首放逐之餘多病早衰久在林麓不復能衣冠遂
瘞人事過辱不遺左顧舟次衰疾不勝煩暑出卧火
雲不獲迎展墜留珍刺伏觀悚仄無緣瞻望風彩但
引領耳謹勒手狀道謝不能萬一某頓首

與韓純翁宣義

二首

某頓首奉別久未嘗不懷仰棄捐漂沒因循度日故
不能作書耳忽辱手誨勤懇感刻感刻承作邑游亦
有餘伏惟起居萬福子舍乃有佳士沓拖不可耐觀
其詩句知其言行必超逸絕塵衰老不進殊覺後生
逼人恨未識耳正翁房諸子有可望者乎郡守瑩中

山谷尺牘 卷十 詩六刊
及師川皆天下士也朝夕聞所未聞何慰如之會面
未有期千萬珍重謹勒手狀

又

某頓首辱牋記禮意甚勤適以私忌飯僧又不欲久
留來使故率爾奉手記惟君子盡人之情能察之耳
蜀中諸舍姪多相識亦嘗得書葉中比來乃疏書問
亦以道遠且不便耶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
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為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灌
漑之耳

與胡秀才 次仲

庭堅頓首往歆先公游致不疏今觀吾子問學自將
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屢屈軒
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須詩錄上
又以二小詩答既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人恨
太重遲不鞭其後此張單之蔽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山谷老人尺牘卷第十

程